

编者按:今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我国时,第一副外长托卡耶夫随同来访,并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特约,亲自为本刊撰写了文章。现将全文译出如下。

哈萨克斯坦的欧亚国家地位及多方位外交

哈萨克斯坦第一副外长 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独立一年半以来,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国内情况为依据。换句话说,即对外交政策必须为国内经济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并重且平行不悖,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是建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如果在对外事务中越顺利,在世界上越著名,国内形势就越稳定。一些具有中等经济力量、面积也不大的国家,如马亚西亚、丹麦、比利时、新加坡等,均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因为它们不只为本国民族利益奔忙,而且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上也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欧亚国家,这就排除了其对外政策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对立。许多国家都梦寐以求拥有如此有利的政治地理位置,以便实行多方位的对外政策方针。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萨克斯坦被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中间,没有通往大洋交通线和公海的通道及出海口,这就隐藏着不小的危险。所以,非常有必要保持感情平衡,准确计算可能获得的利益,要把自己的意向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凭抽象的概念去想象。

无庸讳言,今后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我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感应”的共同性,都是联接哈俄关系的粘固剂。但同时还要做许多工作,以消除使两国关系暗淡的障碍。这首先是拜科努尔^{*}和部署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战略核武器的地位问题。如果把它们转交给俄罗斯管理并完全由俄罗斯控制,便意味着对我们国家主权的损害。

同时,由于各种原因,首先是财政因素,我们对俄罗斯人的要求又不能不予考虑。在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时,除了妥协与合理考虑双方利益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最近,加快了关于签署军事合作条约的谈判,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排除了彼此之间的不满。另外,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很可能在世界上引起误解,从而对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推进造成困难,特别是使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关于召开亚洲各国外长会议

^{*} 译注:拜科努尔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宇宙飞船发射中心。

讨论共同协调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倡议难以进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在世界政策的各个方向加倍努力，同尽可能多的国家发展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失掉理智，哈萨克斯坦并不是过去俄国“官衔表”上的大国。地球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龛”，各国按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份量来填补这些位置。一条著名的格言说：“历史最重要的结果是地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由于苏联的解体却使二次大战的结果化为乌有，战后固定下来的雅尔塔体制土崩瓦解了。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出现在原苏联的废墟上，它应当确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明确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

究竟应探求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可作这样的假定性表述：中亚地区大国。毫无疑问，这种地位不可能一下子赐予哈萨克斯坦。极为重要的是要巩固与中亚其他国家、特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友好关系。哈乌联合，可在中亚、乃至中亚以外的地区发挥显要的作用。

与另一个强大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互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首先是邓小平的思想，他现在仍有不容置疑的威望。中国在下一个世纪将站在世界的前列，决定国际进程的进展。关于 21 世纪是亚洲国家世纪的论点很快会得到证实。因此，哈萨克斯坦通过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便能加入到迅速奔向 21 世纪的亚洲国家行列。

同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出访泰国，打开了通往这一地区的“突破口”。尽管泰国人不打算签署很多文件，但这次访问却在东南亚国家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一地区的政界人士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曼谷，说明哈对待东南亚国家的态度是认真的。这也是泰国外交上的胜利，它抢在了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前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都表示明年希望与哈萨克斯坦举行高级会晤。比较典型的是曼谷决定尽快落实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泰时签署的一系列协议。9 月中旬，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带领 50 名商界人士访问了阿拉木图。

印度和巴基斯坦与上述国家一样，都应当是哈萨克斯坦亚洲政策的重点对象。在近东方面，应偏重于土耳其，它是第一个向哈萨克斯坦提供贷款的外国伙伴。巩固与伊朗的经济合作极其重要，它拥有良好的市场。为了同近东的政治调解相衔接，发展同埃及和以色列的相互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哈萨克斯坦外交日程上的另一项紧迫任务是与沙特阿拉伯举行高级会谈。

哈萨克斯坦在欧洲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最近还将增加西班牙和意大利。此外，与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相互关系也正在洽谈之中。

在列举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具体方向时，如果不提美国就失去了一切意义。这个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使某些政治理论家认为当今世界具有单极性质。应该承认，在哈美关系中起作用的除了“田吉兹—谢夫隆”^{*}之外，主要是政治因素：核裁军、人权等等。华盛顿非常重视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履行问题，（下转第 43 页）

* 译注：“田吉兹—谢夫隆”是哈萨克斯坦与美国谢夫隆公司于 1992 年 5 月 10 日达成的共同开发田吉兹油田的协议，合同期 40 年，美方共投资 200 亿美元。

活条件；(2)在苏比克特区内经商，不必缴纳 5% 的赋税；(3)在本区内，允许免税进口原料和出口加工产品，所有进出口货物不需再经过海关检查估税；(4)来苏比克特区投资的外商可豁免签证入境；(5)海关独立，所有货物及资金可在区内自由流通，特区内可自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不受菲国家银行控制；(6)特区内有自备发电设备，保证 24 小时供电。

自美军撤出该基地以来，已有 2500 多个国内外商家来苏比克参观考察（其中亚洲商人居多），表示有意投资的有 200 家，已有 70 家向菲提交了投资方案。目前正式同菲政府签订投资合同的企业共 24 家，其中有 15 家是菲国内企业，其余 9 家是美国、意大利、马来西亚、香港及台湾等外商企业。3 家美国商人承诺投资 57.5 亿美元，2 家澳大利亚企业准备投资 6547 万美元，马亚西亚商界保证投资 1 亿美元开发消遣设施，台湾 1 家企业投资 2179 万美元建立鞋厂。台湾当局对开发苏比克甚感兴趣，台菲将加快开发合作。去年 8 月，台湾“经济部长”肖万长亲自考察了该地，今年 8 月初菲政府与台湾签订了《苏比克协议》，台湾答应向菲提供 2357 万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用于开发苏比克特区，菲则将苏比克内 300 公顷土地交由台湾规划使用。

但是，由于目前菲经济仍较困难，治安环境欠佳，一些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菲工人的薪金水准较高，加之苏比克基地东北 30 公里以外的皮纳图博火山仍在活动等原因，目前包括台商在内的大多数外商对去苏比克投资尚采取观望态度，菲政府要想成功开发苏比克经济特区和吸引大量外资，尚须花费一番艰苦努力。

(上接第 35 页)并愿意在拆除核武器方面给予财政和技术援助。此外，美国人对哈萨克斯坦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期限也很感兴趣。

哈萨克斯坦以召开亚洲安全会议的首倡者而闻名于世，8 月底在阿拉木图举行了各国外交部专家第二轮会晤。但是，由于亚洲国家情况复杂，在社会经济制度及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很大，以及存在众多的领土要求，要实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倡议，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充满哈萨克斯坦与亚洲伙伴的反复谈判和交换意见。许多国家对原苏联、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所提倡议的命运尚记忆犹新，这便要求我们做大量工作，以消除亚洲国家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感。同时，许多政治家也公开说，纳扎尔巴耶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创见性，因为它来自一名在一切国际事务中素来正确的国务活动家，这便给成功带来了希望。

(何希泉译 顾关福校)

tober, more than thirty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a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hosted by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situation in each country in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varied sinc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ere put under way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Several countries have gone through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and made some initial progress. despite that they had paid a high price. The participants held that Poland, Czech, Slovenia and Hungary would enter recovery in the 3—5 years hence and witness economic growth at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entury; Slovakia, Romania, Bulgaria, Albania and Macedonia were still sliding downward economically and were likely to recover after 1995; Yugoslavia, Croat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suffered heavy losses because of the war and there was a long way to go for recovery. The participants conclude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Eastern Europe would further widen.

South Africa: Multiparty Talks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Recently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South Africa is developing rapidly with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and is now in its final stage. The domestic situation of South Africa at the moment is still rather complicated and the focal point of the conflict is on the schedule of constitution formulation. ANC and the present government, powers which uphold reforms, advocate drawing up a temporary constitution as a first step and the final one to be enacted when a new parliament is formed, while the "Free Union" insists on finalizing the constitution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Although members of the "Free Union" have common interests in expanding regional autonomous powers, they are divided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reform. ANC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adopted a strategy to disintegrate them, In order to divide the "Free Union", a package agreement including a temporary constitution was reached on Nov. 18 after making substantial compromis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rategy will produce active effect. South Africa will not split nor will there be a general civil war, a 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will soon be set up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 will be held as scheduled next April.

Kazakstan: Status in Eurasia and Its Multi-faced Diplomacy This is a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magazin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Mr. K. K. Tokaev, the first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of Kazakstan, on the invitation of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rticle, he holds that as a burgeoning state Kazakstan should define its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arena — a great regional power of Central Asia. He emphasizes that Kazakstan is a Eurasian country with favorable location both polit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He advocates to consolidate Kazakstan'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describes a range of foreign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China,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Near east,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He also believes that Kazakstan may join in the line of rapidly developing Asian countries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by establishing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